



联合作战

联合作战,美军开风气之先,从理论探索到作战实践到条令编修,摸爬滚打,边打边改,一路走到今天。而今,当联合作战成为世界诸军事强国普遍接纳的军改方向时,美军已经完成了作战文化转型。从三军各自为阵向联合作战文化和实践转变,困难重重,教训良多。本刊是讨论联合/联盟作战的重要平台,围绕美国空军投入联合作战的种种细节,过去有多层次多方向的讨论,本期续添几个新视角。尤其是,如其中一篇文章所示,美军又在开始前瞻思考:联合作战之后,下一波作战样式是什么?

空军本军种部队指挥官(COMAFFOR)同时兼任联合部队空中统领指挥官(JFACC)的做法,已成空军作战常态。然而,因为身兼两职,同一名指挥官在实施C2中便要配备两套参谋班子,其中,为本军种部队(AFFOR)配置的A3参谋部人员负责平时和远期作战规划,而隶属该指挥官的空天作战中心即AOC则负责当前联合空中作战策划和实施。“不再是异类——论调整空中组成部队结构的必要性”一文指出,空军的这种双重参谋班子结构,不仅造成责任分界“模糊不清和相互重叠”,更严重的是,当联合作战界其他军种部队作战参谋部门与空军互动时,造成广泛的混乱,外人更一头雾水。文章建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合二为一,把AOC整合到A3中,使空军“A”字头的A3部(而不是AOC)与联合作战司令部“J”字头的J3部以及陆军和海军的G3及N3部明确对应。

联合作战虽成美军作战常态,但各军种各领域从作战规划到作战效应如何连接整合,始终在演变之中。而今又增加网空,使这种探索努力更具挑战性。“派驻网战联络官,确保联合部队空中统领指挥官整合进攻性网空作战效应”一文建议,为确保网空进攻性作战充分支援联合部队空中统领指挥官的作战意图,应仿照空中组成部队目前向地面和海上组成部队及特遣部队派遣联络官(参看本刊2011年春季刊“占据一席:向空军协调官放权”)的做法,也向联合部队当前的网空部(和今后可能设立的网空组成部队)派遣联络官。

2011年11月,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陆军上将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联合作战之后是什么?”将军此时已经意识到,当前形式的联合作战可能无法应对未来的军事挑战。“多域作战——微妙而重要的军事思想转变”一文认为,答案可能要从多域作战的概念中寻找。作者分析了联合作战必然向跨域和多域作战转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技术全球扩散,对手思维和战略变化,作战空间演变,以及作战空间变化对空中力量运用的启发。

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独立,却不得不依附北约保护。“从波罗的海地缘政治看北约高端作战策划”一文认为,北约对此三国的军事保护和防御,不可仅从地缘政治出发来规划,更要依照军事地理学来布局,在此三国部署前进基地和所谓的“前方弹药燃料补给点”(FARP)基地时,要慎之又慎,或许应避让到有更大战略纵深的波兰,才是上策。

强权的新对峙正在生成,威慑的旧思维如何更新?“构建网络时代的威慑稳定”一文认为,冷战时代基于确保互相摧毁的以威慑求稳定策略不再适用。美国应该制定一套注重韧性、拒

止能力和进攻能力的网空“技术战略”，构筑潜在对手即便想攻击也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和心理障碍，从而达成网空安全目标。

一个拥核国采取何种核态势，取决于其地缘政治形势。“从核武器与当代形势的相关性质疑最低威慑论”一文，精辟分析了最低威慑观的起源、演变，和对美国的种种适与不适。作者认为，中国等国家以慑阻对手不敢发动核攻击为其核态势目的，特别注重核武器在报复中的核民事毁伤（countervalue）作用，因此奉行最低威慑是其逻辑的选择。俄罗斯进一步重视以核武器抵消对手的常规优势，即看重核武器的核军事毁伤（counterforce）能力，故而选择一种更具进攻性的核态势。还有些国家心存侥幸，意图在未来常规战争中有限使用战术核武器来迫使占据常规优势的美国未全胜而停战。以上三种情况，加上延伸威慑需要，构成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背景。作者据此建议美国采用双重威慑核态势。仍保持三合一战略核力量，其中陆基和海基力量构成“生存威慑”，空基力量则构成“升级威慑”。

美国借助两次“抵消战略”——集成先进技术形成军事优势抵消对手实力节省国防成本——牢固占据着军事第一大国的地位。现在，随着对手再次逼近，第三波抵消战略呼之欲出。鉴于抵消战略的成功与航空航天技术密不可分，“空天强则国强”一文简短回顾航空航天对美国强军强国历程的影响，警告当前政府和民众忽视航空航天的后果和代价，呼吁国家紧迫规划空天事业的新架构，重新振兴航空航天工业。

卫星小型化模块化标准化趋势日渐明显。小卫星（Minisatellite）是一个总概念，以质重为主要指标有微级（Microsatellite 10–100 kg）、纳级（Nanosatellite 1–10 kg），和皮级（Picosatellite 0.1–1 kg）的区分。中国最近有文章将这些卫星统称为“微纳皮卫星”。小卫星中发展最快者就是标准单元立方体卫星（重量 1kg，体积 10cm x 10cm x 10cm）。“立方体卫星为加强空军太空态势感知展示新前景”为我们介绍卫星和传感器小型化的当前走向及潜在军事应用。

中国大陆最新一轮军事改革已全面铺开。“军改之后的国土防空作战责任与指挥”一文，通过分析社会和政治大背景及梳理国防与军队改革的政策指导文件，认为在撤军区设战区等一系列军改动作后，既是作战使命也是国防建设一部分的国土防空，因为在实际运作中必然超出战区的作战责任地境线，所以最后要么由军委所属部门总揽，要么由军委责由解放军空军（虽然作为军种其主要新使命为“主建”而非“主战”）继续主导与统一指挥。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不仅地缘政治上深受中国影响，地缘经济也随中国的大举进入而急剧变化。著名拉美问题专家埃利斯博士再次著文“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地缘经济作用和演变”，介绍中拉交往的三个阶段，及拉美各国对中国经济投资从期望过高到逐步回归现实的趋势。

那幅麦克阿瑟将军从马尼拉湾涉水登岸、配以“I have returned!”画外音的照片，是二战结束的经典瞬间。然而，“史海钩沉：太平洋战场一位更伟大的英雄”一文，为读者揭开这幅光鲜画面背后几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熟悉中国古典名著的读者读毕此文或可会意一笑，因为，其中情节颇有几分相似《失街亭》，只是反转了两个将领的命运结局而已。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